

蒋 维 明 著

離 水 紅 妝



蒋维明 著

漓
水
红
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孙 毅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技术设计：古 蓉
封面题字：缪 钺

滴水红妆

蒋维明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mm 1/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66 千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·1051 印数：1—12,000

定价：1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清室入关后的三十余年间，是清王朝定鼎中原、统一全国的重要时期。在这鼎革之际，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，涌现出众多的风云人物。本书正是以这一时代为背景，将孙延龄与孔四贞、傅弘烈与青萍两对年轻夫妇的坎坷命运作为主线，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、古朴典雅的文风笔触，描绘了帝后、郡主、藩王、将帅、幕僚以及歌伎、刺客、猎女等众多的人物形象，熔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于一炉，艺术地再现了“皇太后下嫁多尔衮”、“孔四贞扶柩入京”、“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”等宏阔旷达、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，同时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、气势磅礴的历史风情画卷。

主要人物

孔四贞——定南王孔有德遗孤，吴三桂的义女，后被皇太后抚为郡主，与孙延龄结为夫妻。

孙延龄——孔四贞的丈夫，官至广西将军。

傅弘烈——广西巡抚，反抗吴三桂叛乱，宁死不屈。

青萍——孔四贞的异姓姐妹，与傅弘烈结缡于患难中，夫妻同赴国难，葬身火海。

博尔济吉特皇太后——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子，顺治帝生母，史称孝庄文皇后。

多尔衮——皇太极之弟，顺治的叔父，皇太极死后，为大清摄政王，与皇嫂博尔济吉特氏成婚。

顺治帝——皇太极子，名福临，六岁即位，随即入关，定都北京，去位时年仅二十四岁。

董鄂妃——顺治帝的爱妃，顺治去位前三月卒，史称孝献皇后。

康熙帝——顺治之子，八岁继统，雄才大略，一代英主。

吴三桂——明末山海关总兵，降清后封平西王，康熙十三年发动叛乱，康熙十七年三月称帝，僭号周，改元昭武，旋即败亡。

陈圆圆——苏州名妓，后从吴三桂，晚年好佛。

连儿——吴三桂宠姬，绰号“八面观音。”

月波——“江山船”歌伎，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扶櫟入京..... (1)
第 二 章	宫苑春秋..... (16)
第 三 章	莲佛丹青..... (49)
第 四 章	水流花谢..... (75)
第 五 章	曲终汉水..... (90)
第 六 章	秦栈滇云..... (129)
第 七 章	月照洞庭..... (150)
第 八 章	千里孤舟..... (171)
第 九 章	铁窗恋情..... (211)
第 十 章	三藩之乱..... (235)
第十一章	旧地重游..... (252)
第十二章	风雪茫茫..... (287)

“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红妆照汗青。”这一联诗是清初大诗人吴伟业咏陈圆圆的名句。与陈圆圆同时代，还有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，曾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广阔历史舞台上驰骋，沐腥风，洒血泪，斩柔情，建功业……她是谁？她，既被清世祖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抚为郡主，又是“三藩之乱”的祸首吴三桂封赐的异姓公主。战争，曾经两度毁去了她的家庭；历史，却留下了她一代英名：孔四贞！

第一章 扶柁入京

一、夜走漓江

一个很不协调的秋夜。

上弦月象银钩般嵌在墨蓝色的夜空，清辉薄雾

悄无声息地净化着漓江山水，挺拔秀逸的峰峦，屏风似地矗立；依旧有蛙鸣虫唧，流萤明灭——换在平日，多么恬美的一幅画图啊！

此刻，清凉的夜气里渗和着房廊烧焦后的烟味，波浪涌的漓江江面，弥散出血的腥气；远远近近，受伤的战马嘶鸣，垂死的伤兵哀号，撕肺裂心。方圆百里的丽甲天下的灵秀之区，骤然之间，变成了嗜血若狂的大屠场。火，火，独秀峰下的桂林城还在燃烧……按《清史稿》记载，这场南明永历政权与清王朝的战争，发生在清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七月。

午夜时分，在死亡枕藉的战场上，驰过两匹战马，马上骑士裹着黑绦长氅。俩人来到江边，焦急地搜寻着；俩人沿着芦苇丛生的江岸，由下游上溯好几里路，终于发现了什么。走在前面的骑士，敏捷地跳下马一瞅，惊喜地低语：“船！”随即长吁了一口气。

后面一匹战马背上跳下一个更轻盈、细小的人影。牵着大口喘气的马驹儿奔向小船。原来是两位十二三岁的少女。

不远处，角号声起，几队打着火把的追兵由四处搜捕而来。

“格格^①，船小难载重，只有舍马登舟。”

^① 满语：清代皇族女儿的称号。

格格默默无声，小手摸着俯首贴耳依恋着主人的汗湿淋淋的马头，眼含泪光；猛抬头，瞥见举着火把纷至沓来的追兵，稚气的星眼里，流泻着愤懑的怒火，她紧咬银牙，用颤抖的童音，低沉地吩示：“上船。”

小船箭一般在江雾的掩遮下驶向对岸。被主人忍痛舍去的两匹战马用前蹄刨着江边的泥土，无限情深地目送着小主人远去。在一天来的惨祸飞灾中，它们负载幼主，穿越火海、刀丛，在突围、厮杀中明白了处境的艰危。此刻它们显得通晓人性，并不高声嘶鸣。但那压抑的“咳咳”声，欲追不能的姿态，深深地揪住小主人的心。追兵更临近了，两匹没有主人的战马警觉地奋蹄扬鬃，冲向近旁的树丛林莽，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。

战马惊奔，引起了追兵的注意。一个南明军中的小校，执着火炬在江边发现了刨松的泥土和足迹。他焦急地说：“鱼儿从这里漏网了。”

“怎见得呢？”疲惫的士兵反问道。

“船小，舍马而逃；马恋故主，这不……”他指了指刨松了的泥土。

“可惜没有船只！”

“火枪手！”小校凭着老军人的敏感，果决地令道：“向对岸芦苇丛中，发放排枪。”

八名火枪手迅速地匍匐在江岸，八支火铳昂起

了乌黑的枪筒，几乎同时点燃了引火线；火花驰过江面，接着连声枪响，子弹雨点般飞落在苇丛中。

正在这时，另一支搜索队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：“捉到了，孔延训捉到了。”火光摇曳中，只见一个明军千总指了指鞍桥上横放着一个俘虏，扬鞭策马回营请赏去了。

小校微露出羡慕的神色，无可奈何地咋呼道：“弟兄们，回营吧，各有各的运气。”

一个火枪手解嘲地说：“晦气的要数孔有德，王府化成了灰烟，一百多家口被杀绝——连小儿子孔延训也没能漏网！”

“让孔有德到阴曹地府去做清朝的忠臣吧！”

“可那马上逃走的，是孔府的什么人？只怕斩草未除根吧？”

“天啦……”芦苇丛中发出一声绞肠裂肺的惨呼。惨呼声由一个娇嫩的少女口中发出，愈显得凄厉、哀切。她刚一叫出声就被女伴用血污的手掩住了嘴。

“别嚷，格格！”女伴低声而急促地制止道。

格格不再叫嚷了。十二岁的小姑娘一昼夜间已经承担了过多的惨痛，极度的哀伤把她压碎了。

追兵已去，月亮从薄云中露出。女伴也从过度的惊恐、疲惫中跌回现实，凭借清淡的月光仔细一瞧，才发现无情的枪弹射中了格格的臂膀儿，衣袖

湿漉漉的；更可怕的是小妹妹脸色苍白，牙关紧闭，呼吸很微弱。

“格格！格格！你醒醒，你……”嗓子眼猛地给噎住了；她大颗大颗的热泪，滴落在格格的面庞上；她慌乱了，不知该怎么办。论年纪，她比格格大两岁，也还只是个女孩子呀！

阵阵江风拂面，使她清醒了些。“刷”地一声，她撕下一幅衣襟，将格格的伤包裹起来。又用手帕浸湿了江水，搭在格格的额头上。在她耳边，清晰地响起城破前孔夫人对自己的嘱咐：“萍儿，我把四贞托给你。你们姐妹俩人小机伶，又练过武艺，兴许能冲出重围。记住，要活着去见皇上，奏达我孔门的精忠！”她明白自己的父亲，原也是定南王孔有德的部将，战死辽东，孔夫人抚养遗孤，将我青萍待如亲骨肉……这肩上挑的，重担千钧呀！

终于，格格醒来了。从襁褓中，她就在军营中生活。十二个寒暑，在严厉的父帅调教下，约略已有将门虎女的气度。惨变、困阨，促使她早熟。她抑止住起伏的心潮、无穷的哀思，冷静地说：“萍姐，咱们得找个窝藏起来。”

经过一番折腾，已是星移斗转，启明星隐约可见，从榕荫浓郁的山谷村舍里，传来阵阵鸡啼。天明后还将有残酷的搜杀。该往那儿躲藏？茫茫宇

宙，竟无王府千金的立足之地了。姐妹俩相对无语，黯然神伤。

漓江的碧波荡漾着小舟，象慈母轻推着摇篮。山麓、江畔，曾留下姐妹几多欢歌笑语？哦，往昔，元宵灯船、清明画舫、端午龙舟，说不尽珠围翠绕；策马春郊、箭穿堤畔杨柳、试剑古芦、锋映潭底澄波。在练武之余，结伴遍访浣波山、象鼻山、七星岩，孩提浪游，仗剑探幽，曾寻访许多的岩溶古洞……。

蓦然间。青萍脑海里电光石火般倏然闪亮。她睁大杏眼，惊喜地摇着格格：“我想起了一个石洞。”

于是，青萍搀扶着四贞摸进她们常去游玩的一个幽深的古洞。山洞蜿蜒曲折，内里曲生出一些岔道。在一处岔道里，有天然的石榻石凳，是他俩往年射猎练武时常来光顾的地方。壁间的小龕里，竟还剩有往日弃置的一只朱漆嵌钿食盒。糕饼虽已干硬发霉，而在此时此际，贵重如天赐的佳肴美食。就着岩间滴答浸流的山泉，她俩嚥下已经变味的食品。

“行吗？格格。糕饼有点儿霉味！”

“父帅常说，武将家风，吃苦耐劳！”

小格格模仿大人的口吻，使青萍满意地笑了。

糕饼只够吃上两天。此后，青萍每天黄昏粗

服乱发地溜出洞外打探风声。听农夫说：南明的军队还没有退，但是，定南王孔有德的部将線国安已经从南宁率兵援救桂林来了……

虽然出现了一线生机，但眼前的饥饿却噬嚼着她俩的肠胃。青萍只能从洞外采集一些野菓回来充饥。有次从洞壁缝隙间摸到一堆鸟蛋，可惜没法生火，只能生吞活剥。

“咱们成了穴居野处的人儿了。熬一熬吧，格格。”

“萍姐，我盼着能熬到那一天，去京师，上金銮宝殿，向皇上陈诉父王尽节的详情。”说到这里，一股巨大的悲痛袭来，压倒了两个弱女。她俩抱着头，在地层深处，咽咽呜呜地痛哭起来……

二、卢沟桥上

这年秋天的北京，朝野上下急切地盼望着目睹当代的花木兰“扶櫟入京”的盛况。十二岁的孔四贞成了誉驰神州的风云人物。

孔有德是最早归顺清朝的明将之一。远在清太宗皇太极天聪七年（明崇祯六年，公元1633年），孔有德由登州浮海至辽东降服，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辽阳德盛门外十里，到浑河岸行抱见礼相会。随即

大设酒宴，皇太极亲举金卮酌酒慰劳，并赐蟒袍、貂裘、撒袋、鞍马。勅令孔有德入朝觐见时，得与最显贵的八贝勒同列第一班行礼。孔有德所部兵将，后来编入汉军正红旗。

顺治入关，定都北京后，孔有德效忠清朝，为皇图一统立下汗马功劳。清初封藩，孔有德镇守广西，封定南王；吴三桂镇守云南，封平西王；耿仲明镇守福建，封靖南王；尚可喜镇守广东，封平南王。

顺治九年七月，南明永历帝遣兵袭取桂林，孔有德伤重自刎，除儿子孔延训被俘，女儿孔四贞虎口脱险，合家一百二十口举火自焚。孔有德的一生，符合清王朝提倡的忠义节烈。军报传来，顺治帝甚为震悼，亲赐谥号“武壮”。正当有德的女儿四贞跋涉千里、扶柩还京的日期临近时，皇帝诏令亲王以下，阿思哈尼番（男爵）以上，汉官尚书以下，三品官以上，赴郊外迎接；赠赐白金四千两；朝廷为孔有德营葬，立碑，彰其功绩。

“将门虎女”。十二岁的孔四贞在城破之顷，单骑杀出重围，潜伏溶洞，足见她的忠义智勇。民间在传闻过程中，又加以渲染，把孔有德部将綰国安等重新夺回桂林城的战功，或多或少地归附在四贞名下。这些传闻确也有因，当攻城之战趋于白热化的节骨眼上，孔四贞与青萍驰来清营面见綰国安，

大大地激励了这支孔家统率了十多年的部伍。“为定南王报仇”的呼喊声使两万甲士连成一心，同仇敌忾，在桂东盆地卷起了复仇的狂飚。破城后，四贞在独秀峰下王府的废墟里寻找了三天三夜，终于将父王和白氏、李氏二夫人的遗骨找到，盛于棺槨之内，祭奠如仪，半月后扶柩入京。历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直隶五省，行程六千里。炎天跋涉，遥行千里，忠孝节烈，不仅受朝廷褒旌，也为当时各阶层民众所称赞。

好奇的京师民众，都想看一看这个不平凡的小格格。为此四下探听消息。在灵柩抵京前夕，便有许多小官吏、生员、市民先期赶到卢沟桥住宿，以至这儿的旅店、客栈接纳不下。好在时值入秋，天气不怎么冷，一些茶寮酒肆也通宵做买卖，给看热闹的人们以托身之处。

高天澄澈的霜晨，寥阔的长空掠过一列列归雁。唳唳嘹嘹的雁啼，带来了肃穆、凛冽的秋声。卢沟河畔，晓月西横，曙色初分，苍烟和田野犹自混沌为一片迷濛。近处，波光粼粼，倒映着始建于金代大定二十九年（1189年）的汉白玉石拱桥。卢沟桥长七十丈左右，十一孔，宽在两丈以上，古色斑烂，桥身两侧望柱上有四百八十五个精巧的透雕石狮。那石狮，或静卧，或嬉戏；或张牙舞爪，振鬣怒吼；或回眸顾盼，舐犊情深。真是千姿万态，憨

容可掬。

《卢沟晓月》是京师八景之一。这日初晨，起身特早、徘徊河畔的一位叫傅弘烈的生员，对此良辰美景，不禁低声吟诵起一首前人的诗句：

茅店寒鸡啼唔鸣，
曙光斜汉欲参横。
半钩留照三秋淡，
一练分波夹镜明。

他感到不虚此行。眼前景、古人诗，酿成甘冽的醇酒，他醉了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不多一会儿，更多的人争先恐后地涌上街头、桥上、河堤，有些后生小伙迳直向南迎去，不时扯起“地皮风”，叫嚷着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那架势，有点象逛庙会，这对亡灵是欠恭敬的，好在王公大臣“郊迎祭奠”的地方，在崇文门外，离这儿老远哩。

人们向着天边，极目望远。掩村漫野的晨雾，被朝阳的金针挑起了；朝阳四周的蓝空，被晕染成绯红色；平芜尽处，村落、树林嵌合成青紫色的长垣；长垣内辽阔的田野上，金色的小米、玉米棒子，随风起伏，涌起黄灿灿的波浪，溢散出成熟的秋的气息。